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一剑情深

YIJIAN
QINGSHEN
倪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一剑情深

YI JIAN QING SHEN

(上册)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剑情深/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3-9

I. 一…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492 号

书 名: 一剑情深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刘清海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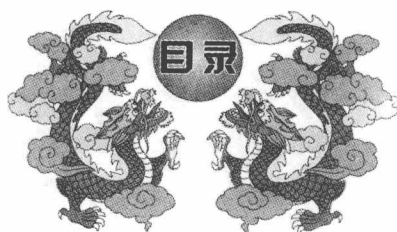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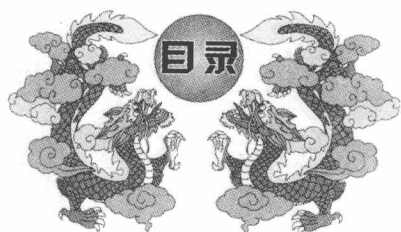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雪地冰天慈亲见背遗玉匕	1
第二章	剑杖交飞塞北三侠战群邪	11
第三章	失陷绝谷孤儿更番遭厄运	21
第四章	迭逢高手姑娘片语救三雄	31
第五章	认贼作父稚子无知甘饮鸩	39
第六章	阴鸷老妇安排饵钓香金鳌	49
第七章	为取圣书雪地惊逢血手令	60
第八章	睹寒玉匕小侠怒施七孔刀	69
第九章	剑下留情娇女是敌还是友	78
第十章	刀震群雄天下英雄皆丧胆	89
第十一章	遗言隐秘孤雁南飞覆中原	98
第十二章	智珠在握丑貌姑娘戏神君	109
第十三章	情深义重娇娆貌丑心善良	118
第十四章	秘洞疗伤遽遭暗袭惜离别	127
第十五章	酒楼惊艳痴心愿作护花铃	136
第十六章	柔肠百转多情自古空余恨	147
第十七章	寻幽探秘无心误闯起争端	158
第十八章	美丑双娃珠链勇拼寒玉匕	168
第十九章	比肩作战小女侠情肝义胆	179
第二十章	摆六合阵三风子掌伤魔母	189
第二十一章	紫府迷离一纸残书勾往事	198
第二十二章	误毙石雷剧毒何来问句天	207



一剑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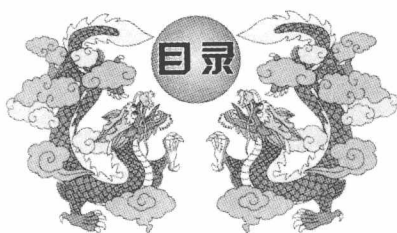


一剑情深



第二十三章	真相大白感怀身世痛回肠	216
第二十四章	怵目惊心疑鬼疑人魂魄荡	227
第二十五章	借故痴缠利用风波留去志	238
第二十六章	含冤莫辩只求清白许诺言	247
第二十七章	古墓太奇碧剑蓝蛛晕少女	258
第二十八章	宇内四邪无端狭路生拼斗	267
第二十九章	利令智昏因争宝剑动干戈	277
第三十章	情随事迁携手取书笈竹寺	286
第三十一章	废除毒掌老僧有意显神功	296
第三十二章	取得圣书少使归途逢意外	305
第三十三章	江头惜别芳踪幽困古丛林	315
第三十四章	欲擒先纵温魔母诡计多端	324
第三十五章	荒洲履险小方敏舍己为人	334
第三十六章	尔虞我诈姑娘机智斗穷凶	345
第三十七章	奇上奇意外奇逢啖仙露	354
第三十八章	险中险濒临险境幸生还	365
第三十九章	古墓疗伤师徒又遇血手印	375
第四十章	旋风岛上挥云老怪遭挫辱	385
第四十一章	大漠河源红掌祖师得圣书	395
第四十二章	悬崖瀑布金毛怪手拯娇娆	404
第四十三章	疑云阵阵温魂巧施离间计	414
第四十四章	杀气腾腾群雄毕集武当山	425

第四十五章	极乐宫中佛门高手归极乐	434
第四十六章	蒙冤难辩磊落光明拼一死	443
第四十七章	阴谋争霸邪魔鬼蜮逞阴谋	452
第四十八章	孽徒师心狠手辣如花女	463
第四十九章	真假难分武林惨遭空前劫	473
第五十章	爱恨交并芳心徒唤奈何天	483
第五十一章	正邪争战武当山上杀气腾	492
第五十二章	左剑右刀温魔母威风八面	502
第五十三章	前倨后恭假极乐公道难逃	513
第五十四章	正邪殊道兽面人心义勇猿	522
第五十五章	人海茫茫天涯何处寻佳丽	533
第五十六章	晴天霹雳惊闻噩耗魂魄销	542
第五十七章	魂兮渺渺椎心泣血哭芳坟	552
第五十八章	为虎作伥挥云怪饮恨泉下	562
第五十九章	侠女痴情觅郎远涉蛮烟境	572
第六十章	因爱成恨叶映红假死试情	582
第六十一章	除暴安良小侠夜闯毒蛊洞	592
第六十二章	西岳锄奸双侠扬威夺失宝	601
第六十三章	兴风作浪老魔再上武当山	610
第六十四章	万恶一善温岛主舍己为人	620
第六十五章	造化弄人叶映红常伴青磬	631



一剑情深



第一章 雪地冰天慈亲见背遗玉匕

关外腊月，那漫天风雪，遮盖住了一切，一望出去，只是白茫茫，浑沌沌的一片。其实，那一场雪早已停了，只不过狂风未止，所以将地上的积雪全都卷了起来，那声势比大雪纷飞时，更是猛恶了许多。在天地皆白的境界之下，突然，出现了一点红色，在雪堆中慢慢地移动。渐渐的近了，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美妇人，怀中紧紧地以一件皮衣包着一个七八岁大小的男孩子，以致她自己身上只穿一件夹衣。

那男孩子，已然冻得面青唇紫，虽是被皮衣紧紧地裹着，但也在不断地哆嗦，只是两只眼睛，乌溜溜的，还显得精神。

那妇人抱着男孩，在雪中爬行了好一阵，才抬起头来，向前看了一眼。触入眼帘的，全是冰雪。她慢慢地举起手来，拂去了挂在眉毛上面的冰条，又向前仔细看去，哪里是山，哪里是河，根本看不清楚。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颓然倒了下来，连向前再爬动的勇气也没有了！

她怀中的那小男孩这时挣了一下，声音微弱地问道：“妈！我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人家啊！”那妇人又叹了一口气，眼中掉下两滴泪来，尚未滴入雪中，便冻结在她的眼脸上了。那男孩子望着她，道：“妈，你又哭了，你不记得爹说过，无论在什么时候，是想办法要紧，哭是没有用的么？”

那妇人苦笑一下，道：“乖儿，你说得不错！”讲完之后，又以肘支地，向前吃力地爬行起来。

为狂风所卷起的雪花，一会儿将她们母子两人湮没，一会儿积雪又从两人身上飞起，露出那红色的一点。那妇人爬行的速度，极是缓慢。不一会儿，太阳总算露面了，但是寒冬腊月的太阳，一点儿也不能给人以温暖，只是昏黄的一团。那妇人又抬起头来，向前看了一下，仍是和刚才一样，不见人烟，不见房屋，天地间全被雪花占据了。风势也越来越强劲，吹得人连气都透不过来。

那妇人摇了摇头。她实在没有向前爬行的气力了，四肢像是被冻僵了一样。“不如死在这里吧！”她默默地想着：“如今也等于是半死了，想来死也不会再有多大的痛苦。”

她真是想不再动弹了。在这样的寒天，倒在雪中，不消半个时辰，人就

一定不能再活了。她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觉得比刚才辛苦挣扎着爬行要舒服得多了，积雪虽冷，但却是软软的，她正想闭上眼睛，就这样永远地睡在雪地之上，那小男孩又响起了微弱的语声，问道：“妈，我们找到人家了么？”那妇人猛地惊醒！自己死在此处不要紧，却绝不能让孩子也死在雪地上！

天下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母爱的力量。她又挣扎着向前爬行起来。那男孩睁着大大的眼睛，道：“妈，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到人家的。爹说过，不论是什么难题，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妇人叹了一口气道：“乖儿，你爹说得对，但……”抬起头来，一则是因为四处白雪茫茫，自己能否支持到找到人家去避寒，二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极为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像是孩子哭，但是又不像，声音拖得又长又凄凉，“呜呜呜”的，像是伤心欲绝的人在哀号。妇人愣了一愣之后，脑中立即闪过一个可怕的字眼：狼！

雪地中的饿狼，本来是要在夜晚才出来觅食的，但是大雪封山，它们饿得慌了，白天也会结群而出，那时候的狼，比平时要凶恶十倍百倍！

此时，那声声的狼嚎，已然越来越远。那妇人的脸上，始是惊惧，继而坚决，手在地上一撑，坐了起来，那孩子也跟着站起，妇人用一条腰带，将那件皮衣紧紧地缚在孩子身上道：“乖儿，你一向最……听妈的话……饿狼来了……你快走……能走多远……就多远……”

那孩子站着不动，道：“妈，那你呢？”妇人心头一阵剧痛，她知道饿得发慌的狼，嗅觉最是灵敏，万万逃避不脱，因此已打定了以身喂狼，让孩子逃出去的主意，但是，这念头又怎能够对孩子讲明呢？苦笑一下，道：“乖儿，听妈的话，妈有办法。”挣扎着从腰间抽出一柄黑漆漆的匕首来，道：“妈还有兵刃呢！”

孩子犹豫了一下。那狼嗥声已越来越远，抬起头来，已可以看到数十个黑点，风驰电掣，正向着他们跑来，妇人正要催孩子快走时，忽然看见，就在那三四十条饿狼前面，还有一辆马车，飞也似的跑着，那一群饿狼，看情形是追逐马车的！

她只是略一犹豫，那马车已然跑近，她见了有人，像是比见到狼还要害怕，一按孩子，两人一起卧在雪地之上，刚好一阵风过，积雪将他们一齐遮住。母子两人，一齐抬起头来，只见马车上共是三个人，除了驾车的那人以外，另外两人，已然是一身血渍，各自手中提着一柄明晃晃的钢刀，一有狼蹿上来，钢刀便带起一阵劲风砍了下去，立即便有一头狼丧生。

那三个人，全都戴着皮帽，遮得连颜面都看不清，车和狼群，疾如奔电，在两人身旁三四丈远近处，一掠而过。两人刚松了一口气，猛地听得“喀”的一声，那车子突然倾跌了下来，同时，一人叫道：“车倒啦！快下

车!”三条人影，飞身而下，那群狼立即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直向马匹冲去，只听得惨嘶之声，荡漾不绝，那马已成了饿狼腹中之食，另外有七八只狼，却一齐向三人扑去，那驾车的手中并无兵刃，只有一条长长的马鞭，只见他手腕一翻，长鞭“霍”的一声，直飞了起来，已将扑得最近的一头饿狼缠住，接着左挥右格，“砰砰”两声，已与另两头狼相碰，那两头狼直翻跌出去，伸了伸腿便不能动弹，看情形已被撞死。

那妇人见了这等情形，心中一动，暗暗地想道：“那人挥鞭击狼的功夫手法，和西崆峒关元化的挥云鞭法，像得很啊！”一想到这个人，她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同时将孩子按得更紧，不让他动弹。

只听另外两人一声喝彩，道：“好手法！”那人沉住声喝道：“车子已坏，牲口也叫狼吃了，可千万别大意！”说话之间，另一条狼又扑了上来，被他“砰”的一脚，踢出老远，另外两人，一手提刀，一手也各抓了一条死狼在手，左扫右荡，那八九头狼，全已死去，但是，另外三二十头，嚼吃了那匹马后，哪里够饱，重又围了上来，将三人团团围住。

此时，那妇人的心情，可以说是矛盾到了极点。她又想这三人，饱了饿狼的膏吻，但是，饿狼在食了他们三人之后，又一定会发现自己。如果胜了狼群的话，狼的威胁是没有了，但是那浓眉的，如果是关元化的话，他却是比狼更要狠毒残忍的人！

那三二十条狼围了上去，三个人立即以背靠背，手提长鞭的一个，正面对着妇人。那妇人在雪地中静卧不动，四肢已渐渐麻木，眼睛也已模糊不清，但是她却还可以看得出那人身材魁梧，两道浓眉和紫膛色的脸色，她的心中，更是吃惊，低声叫道：“乖儿！乖儿！”

此时，狼嗥声、风声、三条大汉的呼喝声，正是惊天动地，荡人心魄。那孩子并没有听清母亲的叫唤。妇人叫了好几下，孩子才抬起头来，道：“妈，什么事？”妇人又觉得背上一阵剧痛，除了胸口还有点知觉外，其余地方，像是已不复为自己所主宰，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活不长了，见孩子抬起头来，便嘱咐道：“孩子，妈……已经不行了……不管对什么人，你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讲到此处，已然面色转青，那孩子心中大惊，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妈！妈！你怎么啦！”

他们两人所伏之处，离那三人和狼群格斗之处，不过三四丈远近，他这里一叫，立即有两头饿狼循声扑来，孩子只管抱住了妇人，一声一声地呼唤着，全然没有觉得身后已有两头饿狼扑到，狼行如何快疾，眼看利爪白齿，已将抓到孩子的身上，那三人齐声惊呼，道：“雪地中有人！”手挥长鞭的一个，足尖一点，拔起丈许高，双脚连环踢出，将两头跟踪而起的饿狼，全都踢出老远，手在怀中一探一扬，两溜晶光，电射而出。

他身形拔起，抬腿踢狼，以及手挥暗器，几个动作，全都一气呵成，动作之快，无与伦比，那两溜晶光，激射而出，一闪即至，正好嵌入两头向孩子扑去的饿狼后脑，两狼怪嗥一声，顿时毙命，死狼余势未歇，还向前压去，将那孩子压倒在地！其间相差，真是千钧一发，只要稍缓一步，狼爪到处，孩子焉有幸理？

孩子正抱着母亲惊呼，突然两头死狼，压了下来，不由得吃了一惊，急忙推开死狼，站了起来，仍是不顾身后情景，不断地叫着：“妈！妈！”

但是那妇人一则身受重伤，二则只穿夹衣，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下，爬行了大半天，纵是铁打的也受不住，此时已然气绝，怎能听到孩子的呼唤声。

那人两枚暗器，毙了两头饿狼之后，见在这样的天气，在这样的地方，竟会有人行路，心中也是疑惑，身法稍慢了一慢，觉出脚上一重，低头一看，靴尖已被饿狼咬住，吃了一惊，连忙一抖脚，内力疾吐，那头饿狼，口喷鲜血，滚出了老远。

三人用力搏杀，饿狼已只剩下了十二三头，但仍是猛扑不已，那人大声道：“你们对付这些狼，我去看那孩子！”身形一晃，在雪地之上，一滑便滑出三丈开外，来到了孩子身边，两头狼跟踪而至，一道被他长鞭抽死，他向孩子一望，又低头去看那妇人，奇道：“孩子，你怎么会在这里的，那妇人是你什么人？”

孩子恍若未闻。那人浓眉一皱，一个转身，中指连弹，三溜晶光，电射而出，饿狼已只剩下四头，另外两人连声酣呼，刀光连闪，霎时之间，已将一群饿狼，俱都了结，雪地之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狼尸，那两人抛了手中死狼，提刀走过。那孩子见三人一齐向自己走来，身子一闪，护在母亲前面，两眼神光炯炯，望住了三人，一声不出。那挥鞭的人又问道：“孩子，你是哪里来的？死了的是你什么人？”

孩子到这时候，才从牙缝中迸出三个字来，道：“是我妈！”三人互望一眼，那人道：“你让开，让我看看，能不能救！”

孩子听说，又看了一会儿，方才略闪了闪身子。那人俯身一探息，已然气息全无，再一按脉，不由得失声道：“她不是冻死的！”

另外两人齐声道：“那是怎么死的？”那人道：“难说，她已然身受极重的内伤，此处周围四五十里，并无人烟，最近的便是霍力堡和我们的三强庄，他们却是从——”讲至此处，眼光突然落在那妇人手中所握的那柄匕首上，立即将话缩住，像是吃了一惊，道：“你们来看，这柄匕首，可是江湖上传说的寒玉匕！”一面说，一面要俯身去取匕首，但那孩子却比他先动一步，一把抢了匕首在手，放到了背后，道：“匕首是我妈的，你们不要乱动！”

那人呆了一呆，突然仰天大笑，道：“孩子，你放心，我们三人，在关外还略有点名声，断然不至抢你东西的！”另外两人道：“大哥，不对吧，那寒

玉匕乃是西域昆仑派的镇山之宝，削金断玉，如何会在这妇人身上？”那人摇头道：“早十年武林西昆仑大会，我曾见这寒玉匕一次，断然不至认错！”俯身下去，道：“孩子，我们三兄弟，姓蔡，是此间附近三强庄的庄主，你把手中匕首让我看上一看，若是武林一脉，我们定然为你母亲觅地安葬，小兄弟，你可信得过我？”

孩子听说他们姓蔡，眼珠一转，道：“你们可是塞北三侠，蔡家兄弟？”

三人料不到他才七八岁大，也会叫出自己的名头来，愣了一愣道：“不错！”那孩子仍是犹豫不决，不肯将匕首交出。三人笑道：“你放心，寒玉匕虽是武林至宝，但我们绝不至于用强夺你的！”

孩子脸上一红，像是给人家讲中了心事，觉得自己对人不够相信，有点不好意思，将匕首递了过去，老大蔡大强接在手中，只觉得沉甸甸的，黑漆无光，形如废铁，但是两面却有三分来宽一道电也似亮的锋刃，一面铸着一个“寒”字，一面铸着一个“玉”字，正是昆仑派镇山之宝，武林奇珍，昆仑派珍之如命，轻易不给人家一看的寒玉匕！

蔡大强看过之后，又递给老二蔡大风，老三蔡大雄。三人看过，果然将匕首，还给了孩子，齐声道：“这倒奇了，昆仑派长一辈人物，昆仑七子，全已在六十岁以上，第二代弟子，昆仑十四侠，也全是男的，而且昆仑创派祖师，传下的戒律，不准收女弟子，这寒玉匕首，怎么会在她的手上？”

三人这样一说，那孩子却涨红了脸，面有怒容，道：“匕首是我妈的！”三人见孩子如此说法，正色道：“孩子，你妈叫什么名字？”

孩子闭嘴不语，三人连声发问，急得他满面通红，道：“我不说！”三人无法可施，道：“先回到庄上再说吧，若再下一场雪，只怕更难找了！”蔡大强一把抱起孩子，蔡大雄抱起那妇人的尸体，直向北面驰去，一滑四五丈远近，所过之处，全无痕迹，可知三人轻功，实非泛泛。约摸过了一个多时辰，已然远远听得马嘶之声，孩子抬头看时，只见老高一排木栅，也不知圈起多大的一块地来，三人一到，叫开了门，迎面七八十间屋子，有庄丁迎了上来，道：“三位爷回来了，唉！我们担了一夜的心！”蔡大强吩咐道：“快去准备一副棺木，再烧点温水来！”庄丁答应了一声，三人将尸身留在外面，直闯屋内。

那孩子在大风雪中，冻了一日，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觉得全身舒畅，只见老大一个大厅，正中生着融融炭火。三人将孩子放下，除了皮帽大氅，取起桌上的酒壶，各自饮了几杯酒。

那孩子缩在一角，像是对三人的疑虑，仍未减少。蔡大强浓眉轩动，笑道：“孩子，孩子，你父母究竟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摇了摇头，道：“我不说，你们也别问了！”年纪虽小，讲话也是满口童音，但是却斩钉截铁，坚决无比。三人对望一眼，道：“你不说也不要

紧，你妈看来只能葬在此处了，不到来年化雪，你也不能走，在这里住上半年，你愿不愿意？”

孩子侧头想了一想，道：“愿意！”蔡大雄又问道：“孩子，当心！”他离孩子，本有丈许远近，一个“心”字甫出口，突然欺近身去，“呼”的一掌，当头击下，蔡大强、大风两人惊叫道：“老三做甚？”蔡大雄那一掌，击到离孩子头顶半尺处，倏地收住，那孩子身形一扭，上半身向旁一侧，双手齐施，一前一后，两拳向蔡大雄击出，身法之快，无以复加。

蔡大雄一见，疾退而去，那孩子对三人怒目而视，蔡大强也大不以为然，沉声道：“老三，你这是干什么？”蔡大雄正色道：“大哥，那寒玉匕首，乃是武林奇珍，昆仑派镇山之宝，江湖上无人不知，如何会在他们的身上？我刚才突然发劲，便为的是那孩子居然未曾在雪中冻僵，可知一定习过武功，想试一试他武功家数，你们看他刚才回手的那一式，可有丝毫昆仑派的味道？寒玉匕首即使是昆仑七子之一，持之外出，尚须七人一齐同意，岂有轻易交给外人之理？”

蔡大强一想果然，但他又深知老三为人，与自己大不相同，对人对事，总存几分猜忌之念，这孩子坚持不肯将自己来历道出，本是怪事，便再问了一遍，道：“孩子，你父母究竟是什么人？”

孩子满面怒容，道：“你们不相信我，当我是坏人，我这就走好了！”

蔡大雄冷笑一声，道：“小娃子，你要走，便由得你死在荒野之中，这柄匕首，断然不是你的，却要留下。”话讲得极是绝情，虽是蔡大强连声阻叱，他仍是自顾自地讲了下去。那孩子静静听完，一声不发，转身便走。蔡大强忙道：“小兄弟别急！快回来。”一面向蔡大雄一施眼色。蔡大雄道：“大哥，为着这孩子，而和昆仑派结下怨仇，犯得上么？”

蔡大强心中着实踌躇，但绝无以自己身份威望，去对付一个小孩子的道理，道：“老三，事情尚未弄清，怎能硬说他是偷的。昆仑派失了寒玉匕，岂肯甘休？这孩子却要让他在这里住下再说！”

一言甫毕，孩子转过头来，气冲冲地道：“我不住了！”蔡大强一怔，道：“你刚才还答应住的，怎么一下便转了口？是我叫你住下的！”

孩子顿了顿，道：“你叫我住便住，若是他……”向蔡大雄指了一指，“杀我头也不住！”

蔡大雄见兄长竟全然不听自己的话，心中有气，“哼”地冷笑一声，便走了出去。

孩子烤火取暖，全身已活动了过来，蔡大强领着他到庄外，看着庄丁葬了他的母亲，孩子只是默默无语，却并不流泪。蔡大强看在眼里，对之喜爱无比，他们兄弟三人，只有他尚未成婚，蔡大风和蔡大雄，已各生了一子，蔡大强不知怎地，见了那孩子，便感到亲切无比，回到庄中，又好好劝慰了

一遍。

吃了饭，天色也就渐渐地黑了下来，当晚，蔡大强与孩子共睡一室，苦思那孩子的来历，以他在江湖上的阅历而论，却是想不出来。但是那柄寒玉匕首，却又来得实在太怪，一直到半夜，方始睡着，第二天，尚未醒转，便听得门外有人大叫“大哥”之声，甚是急切，急忙翻身起来，同炕的孩子，也已醒了，忙问道：“老二，什么事？”

只见蔡大风推门进来，道：“大哥，一清早便有客来访，你道是谁？”

蔡大强见他神色严重，反问道：“莫非是昆仑派中人物？”蔡大风摇了摇头，压低了声音，道：“不是，共是两人，一个是独脚追风崔奇，另一个是黑天童勾生生！”

蔡大强大吃一惊，在炕上一按，一翻身坐了起来，顺手扯过一件皮衣，披在身上，道：“这两个在黑道上如此出名的人物，来此做甚？”

蔡大风道：“他们没有说明，老三正陪他们在厅上敷衍，看来两人并非一路，只是同时到达，那黑天童勾生生言下之意，是他师父，在陕西轩辕墓中隐居多年，再未在江湖上走动的白骨神君，派他来的！”

蔡大强面上神色，更为惊异不定。自己弟兄三人的为人，江湖上人尽皆知，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独脚追风崔奇和黑天童勾生生两人，一向只在中原活动，甚少来到关外，自己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断然不会路经此地，前来探访自己那么简单，那轩辕墓中的白骨神君，尤为厉害，乃方今邪派首脑人物中数一数二人物，因他成年累月居于古墓之中，行动怪异，手段狠辣，江湖上有“宁遇死鬼，不遇活鬼”之说。那“活鬼”，指的是白骨神君。黑天童勾生生既然是他派来，一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忙道：“咱们快出去看看，来者不善，要小心些才好，老三带了兵刃没有！”

蔡大风点了点头。蔡大强又返身在墙上摘下一柄单刀，一条锁子链，藏在怀中，才一起走出去。

他们讲话的时候，那孩子一直静静地听着，两人因事出非常，一时也没有注意他，孩子等两人走后，也翻身下了炕，仍穿了那件皮衣，推开了门，向外张望了一番，悄悄地跟了两人，向前走去。

却说蔡大强和蔡大风，来到了大厅旁，只听得厅内传出一声阴恻恻的笑声，道：“塞外三侠，怎么只见其一，不见另外两位，难道不愿见我不速之客么？”语音尖锐已极，刺人耳鼓，可见他内功之深。

接着，便是老三蔡大雄的声音，道：“家兄就到，两位请再少待！”

蔡大强听到此处，便掀开棉门帘，走了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左边坐着一个发如乱蓬，面色青白的中年人，左肋下支着一条铁拐，左腿业已断去，满面阴沉之色，两眼碧光闪闪，口角似笑非笑，一望而知其人心地，定是阴险毒辣之辈。蔡大强知道他便是二十年前，正邪两派高手，在峨眉金顶大决

斗时，断去一腿，唯一漏网的独脚追风崔奇，他自那次败北之后，直到近年，当年各正派高手大都死去，或是闭关不出，或是不问江湖上的事之后，才又敢在江湖上走动。

当年被他漏网逃脱，是他轻功绝顶，如今事隔二十年，自号“独脚追风”，武功功力更深，绝不是可以轻视的人物。

再看另一个时，身材瘦小干枯，望之如十五六岁幼童，肤色黑得出奇，不是仔细看，几乎连口耳鼻子等五官，都分不出来，但是露齿一笑，一口牙齿，却又雪也似白。

两人见他进来，全都站起，道：“这两位便是蔡大侠和蔡二侠么？”

蔡大强见他们以礼相待，也装着不知，拱手道：“不知两位远道来此，有失迎迓，还望恕罪。”

两人还了一礼，又坐了下来。一坐下来，却只拣些没要紧的话说。蔡大强心中，越来越是疑惑，暗想这两人来此，究竟是为的什么？敷衍了一阵，实在忍不住，正想开口相询，忽又见庄丁走了进来，拿着一张大红拜帖，一看，更是惊上加惊，原来那拜帖看起来像是红底，实则是涂上了朱漆的钢片，上面以黑漆写着几个字，道：“浙东曹不仁，专候塞外三侠蔡。”

蔡大强心中吃惊，但面上却绝不露声色，笑道：“今日也不知是什么风，将各位好汉吹来敝庄，连浙东天心剑客曹不仁也到了，请……”

那拜帖原是只有蔡大强一人见到，众人一听他叫出“天心剑客曹不仁”七字，全是一呆，独脚追风崔奇“桀”的一笑，道：“这才好呀，人越多，越热闹！”

蔡氏弟兄，一直未知他们来意，一听崔奇口气不善，心中全是一愣，但又听得勾生生冷冷地道：“人再多，结果还是一样。”

这句话，倒像是针对崔奇而发。两人话刚讲完，门帘掀处，一个长身玉立的中年书生，已然走了进来，那么冷的天，却只是穿了一袭布衫，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眉目清秀，全是一副读书人的样子，蔡大强起身相迎，他便一揖到地，道：“天寒地冻，来贵庄作不速之客，在下浙东曹不仁，告罪在先！”

话讲得客气已极，讲完，也不等主人让座，便走到一张椅子面前，“刷”地打开折扇，在椅上拂刷了一下。三强庄上，庄丁极多，大厅上不论有客无客，几张紫檀木的椅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曹不仁的折扇拂了上去，那椅子却像是积灰盈寸一般，纷纷扬扬，飞起一蓬灰尘来。蔡氏兄弟大是奇怪，仔细一看，却是一惊，原来扬起来的，并非灰尘，竟是木屑！

他那柄折扇，虽是钢骨制成，但随手拂拭，竟能令得椅上木屑纷飞，分明是在卖弄上乘内家气功。蔡大强知道这曹不仁不但打扮像是读书人，而且行动也要装出书生的味道，实则巧取豪夺，欺软怕硬，什么坏事都干，最是无耻，“天心剑客”四字，乃是他的自号，取了个名字“不仁”，实在是假作佯狂，江南道上，人皆称他为浙东一毒！一上来就露了这么一手功夫，不知

他是何用意。兄弟三人对望一眼，各自知道事有蹊跷，只有静以观变，别无他法。

那曹不仁坐定之后，微微一笑，道：“小弟此次远来关外，为的是——”讲到此处，突然“咦”的一声，折扇合拢，向崔奇和勾生生两人一指，道：“这两位面生得很，刚才小弟走得匆忙，未曾请问，尚乞见谅，两位是——”两人见他进来，一直是大刺刺地坐在椅上，此时见问，黑天童勾生生黑脸一现，道：“不敢，在下是白骨神君之徒……”曹不仁不等他讲完，一笑道：“小弟只问阁下尊姓大名，阁下用不着掏出令师的招牌来的。”

勾生生原是震于曹不仁的名头，而且料到他此行目的，必然与自己相同，因此便抬出师父的名头来，想要压他一压，怎知曹不仁竟然丝毫不留情面。这勾生生性烈如火，心中已然怒极，一张丑脸，黑里泛红，勉强讲了下去，道：“姓勾名生生……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曹不仁听他如此反问，面色也是一沉，道：“不敢，小弟浙东曹不仁。”勾生生头一侧，将“曹不仁”仨字，连念数遍，向蔡大雄问道：“蔡大侠，江南道上，武林知名人物不少，怎么我未曾听说过有曹不仁其人？想是我孤陋寡闻了！”

他有意讲这番话，来报复刚才曹不仁对他的奚落，曹不仁焉有不知之理？“刷”地又打开了折扇，手臂一伸，递到了勾生生的面前，道：“小弟曹不仁仨字，如此写法，尚请勾兄认明！”

表面上是将姓名给勾生生看清，实则，那把折扇，却带起一股强风，袭到勾生生胸前。

勾生生哪肯示弱，手腕一翻，向下一压，道：“我知道了！”那一压之力，也将曹不仁的折扇压下数寸，曹不仁手指一进，“啪”的一声，将折扇合拢，疾点勾生生的“四白穴”，道：“小弟有一号，号称天心剑客，勾兄请看！”

那“四白穴”在眼下一寸二分处，属足阳明胃经，若被点中，虽不致身亡，却会眼盲，眼为人心灵之窗，学武之人，讲究眼观八路，对一双眼睛，更是重视，若不是有极大的冤仇，这“四白穴”绝不会有人去点。勾生生一见他出手如此狠辣，心中大怒，倏地收回手掌，五指如钩，直向他折扇抓去，出手奇快。曹不仁又假作斯文，动作颇慢，被他一抓抓中，真气运转，向怀中一带，满拟将曹不仁扯下椅来，也好给他一个下马威，但曹不仁横行浙东多年，岂是好吃的果子？

勾生生这里一扯，只觉得一股大力，倒向怀中撞来，不由得吃了一惊，内力疾吐，两人所坐的椅子，“格格”作声，都向左移了尺许，蔡氏三兄弟见他们动起手来，知道他们来此，并非专寻自己，而是各有目的，松了一口气，但这些人，俱都难惹无比，既然寻到，总有事相求，到时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心中着实委决不下，一齐劝道：“两位有话好说，何必动手？”

一语甫毕，只见门帘掀处，一个庄丁又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道：“大爷，有——”

下面一个“客”字尚未出口，那庄丁已然踉跄向旁跌出，接着众人眼前一亮，进来了一僧一尼。

那僧人身披一件袈裟，金光灿灿，竟全是以黄金丝织成，肥头大耳，极是威严；那尼姑所穿袈裟，又是不同，竟是粉红色的软缎，杏口桃腮，碧眼流波，更无丝毫出家人的样子。更奇怪的，是她手中拈着一朵柄长三尺，足有海青碗口大小的芙蓉花。此时寒冬腊月，草木不生，本来绝不应该有花，她那朵芙蓉花，自然不是真的，但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所制，极像真花。在襟前还扣着小如指甲的十三朵芙蓉花，也与真花无异。一个尼姑配上这样的打扮，其怪异之处，比诸那身披金丝织出袈裟的和尚，还要怪异几分。

蔡氏三兄弟一见这一僧一尼闯进，心中又是“砰”的一跳，尚未言语，已听那和尚喝道：“这么冷的天，谁在抢一把扇子？”

手臂一振，袈裟“锵锵”作声，伸出毛茸茸的大手，五根手指，几乎一样长短，粗到了极点，伸指便弹，只听得“啪”的一声，他一指到了折扇之上，折扇竟齐中断成了两截。曹不仁和勾生生正各自用力，在向后争夺，折扇一断，两人座椅，各自向后突然移出三尺！

和尚“哈”的一声大笑，声音之响，何疑是夏日迅雷，道：“各家一半，也不用争了！哪三位是主人，容洒家拜见！”

他这里讲话，每一个字，均似一个闷雷，但是如此震耳欲聋的声音，却掩不住格格一阵娇笑。那声音正是那个尼姑所发，道：“是啊，哪三位是主人，我们总得见一见是不是？”

这一僧一尼是何等样人，江湖上稍有阅历的人，便能知道，何况塞北三侠！那和尚唤作金罗汉，乃是早年五台派的弃徒，五台派在武林中的名声，本不甚好，而他竟然被人驱逐出门墙，其为人可知。那尼姑唤作芙蓉尼，除了手中那支芙蓉，招式精妙，襟上十三朵小芙蓉，当暗器使用，出神入化以外，更擅武林绝学，与佛门绝顶内功“金刚天龙弹唱”难分伯仲的“阿修罗秘魔妙音”之法。

这两人，平时从未听说他们在一路行走，此时来此，怕也是凑巧。蔡氏弟兄仔细一想，眼前到来的这班人，虽然不如号称“宇内四邪”那四个神通广大的邪派首脑厉害，但也已经是黑道上的顶儿尖儿人物，尤其黑天童勾生生更曾暗示此行是奉师父白骨神君之命来此，那白骨神君，便是宇内四邪之一！可知他们来此，断无好事，不约而同，一齐在今天早晨到达，事情真是可疑之极，他们心中转念，只是一刹那间的工夫，齐声道：“在下蔡氏弟兄，不知金罗汉、芙蓉尼驾到，两位请谅，请坐！”

第二章 剑杖交飞塞北三侠战群邪

金罗汉和芙蓉尼毫不客气，便坐了下来。曹不仁自从折扇被金罗汉一指弹断之后，一直沉住了脸不作声，此时见金罗汉坐下，就在自己对面，阴恻恻一笑，道：“人说和尚吃十方，真是一点不差，还未开口，便强化缘了，这柄破扇子，虽不值钱，总可换上几文，不如一发给了和尚吧！”

说着，手一扬，一根断扇骨“嗤”的一声，一溜蓝光，向金罗汉电射而至。

金罗汉连头都不抬，双手合十，道：“多谢曹檀樾！”就在双手合十之间，已将那根断扇骨，夹在双掌中心。曹不仁一笑道：“好！”又是一根扇骨，飞了过来。

金罗汉仍是不抬头，双手一张一合，又将第二根夹住，曹不仁那柄折扇，共有十四根扇骨，一见他双掌开合之间，掌心隐现黑色，便知他铁沙掌功夫，已臻绝顶，若再是这样射出，绝难不倒他，力透中指，“嗤嗤嗤”一连射出三根，分袭他上中下三路，金罗汉出手也真快，双手自上而下，“霍”的一移，三根扇骨又全都到了他的手中，曹不仁见不是路，抓了七根在手，运足了九成力，一齐射出，金罗汉突然站了起来，那七根扇骨，全部打在他袈裟之上，“锵锵锵”七下极为悦耳的金铁交鸣之声过去，一齐落下，全被他捞在手中。

曹不仁手上，只剩下了两根扇骨，未免有些沉不住气，突然瞥见厅中烈火融融炭盆子，阴恻恻一笑，道：“大和尚，再给你添些花样！”

金罗汉一起即落，此时早已在椅上，闻言仍是不加理睬。曹不仁“嗤”的一根扇骨射出，竟射向炭盆之上，扇骨直刺入一块拳头大小，正冒着青焰的炭上，然后才向金罗汉面门疾飞而至。金罗汉怎么也料不到他会出这个主意，两人相隔本近，待到发觉，已自难躲，百忙中“呼”的一口真气吹出，但曹不仁此次志在必得，用的力道极大，那块火炭，经两人的内力一进，立即裂成无数小块，四下迸溅，金罗汉首当其冲，面上已然沾到了两块，有一块还正好沾在眉毛上，“嗤”的一声响，将他眉毛齐中烧断！

这一来，金罗汉不由得暴怒，手臂一挥，将在手中的十二根扇骨，一齐向曹不仁掷去，怒吼一声，人也站了起来。他这一把扇骨，乃是在暴怒之下掷去，一出手，便四下乱飞，有一根还飞到了蔡大强的身边，蔡大强伸手便接，觉出力道大得出奇，曹不仁则连人带椅，向旁移了三尺，将其余扇骨避开，冷笑道：“原来大和尚不希罕，那就一发送刚才抢扇子的小畜牲吧！”中指弹处，“铮”的一声，尚余一根扇骨，径射向黑天童勾生！